









第一 烏克蘭前綫紅軍

光復夫拉的米爾等城

(本報特設)莫斯科二十一日塔斯電：蘇聯報局二十日公報稱：奧斯特洛夫茨城南，我軍炸毀前進攻克居民區三十餘處。得魯亞城北，我軍繼續攻勢，攻克居民區多處。烏登那城以北及以西，我軍攻克居民區三十餘處，切斷第文斯克——拉內維齊斯鐵道。佛爾科威斯克城西，我軍攻克居民區多處。布勒斯特八十，我軍展開攻勢，攻克科布林城及車站，與鐵路連接點之舍肯城及其他居民區五十餘處。我軍攻克居民區五十餘處。第一烏克爾斯前進，我軍在科維爾區展開攻勢，前進五十公里，攻克居民區四百餘處。第一烏克爾斯前進，我軍發動攻勢，攻克羅夫州區首府格林尼亞尼及其他居民區(其中有距離夫僅八里的一處)——編者多處(兩處攻勢，詳見斯大林命令——編者)。布洛第城西，我軍繼續進行對被圍德寇的殲滅戰，敵所有反攻，均遭重創後退。

美蘇英中將舉行會議

# 談戰後國際和平組織

新華社華盛頓二十日電：赫爾宣佈：美、蘇、英、中四國，可能於八月初在華盛頓舉行非正式會議，討論戰後國際的和平組織。四國代表，將同時來此。但蘇中兩國代表，不致參加同一會議，因蘇聯並（未對日寇宣）戰。邀請英、蘇、中三國舉行非正式會議的請柬，日前已發出；英中兩國先接受邀請。赫爾與國務卿俾蘇聯接受此約後，方作此聲明。赫爾聲明：美國與各國政府接洽後，方決定會議的。第一階段為英美蘇三國代表會議，英美中三國代表或於同時，或於稍後再作同一議題的會議。與其他聯合國的會議將於英美蘇中四國會議後舉行。

土將與盟國  
更密切合作

新華社華盛頓十六日電：美駐土大使斯坦哈特，十三日於晉謁羅斯福以後說：盟國可以預期很快可與土耳其「更密切合作」。另據英官方通訊社

意境盟軍連獲大勝

美軍攻佔里窩那港  
英波軍同時攻克兩要城

## 英波軍同時攻克兩要城

新華社羅馬二十日電：據地中海盟軍前方司令部十九日訊：第八軍的波蘭部隊，突破東路敵陣之後，昨已佔領亞得里亞沿岸重要海港安科納（聖馬力諾東南六十五哩），獲大批俘虜及物資，該處步兵於裝甲部隊協助下，仍猛追敗退之敵。中路方面，英第八軍已在阿累佐以西六哩長的戰線上，渡過阿爾諾河，並佔領阿累佐以西十五哩的蒙特瓦爾城。第五軍已於迅速推進中，挺阿爾吉河，並佔領利古里安海岸的大港口里窩那。

美海空部隊

在敵內防綫獲制空權  
作連續攻擊戰果卓著

# 美運往中印緬物資

共值價十四萬萬元

新華社華盛頓二十日電：美對外經濟處處長克羅萊十六日發表聲明稱：自戰事開始迄本年五月一日止，美國運往中印緬戰區的租借物資，共值價約十四萬萬元。其中四分之三的物质，是供應與美軍並肩作戰的中、英、印軍之用的飛機、坦克、大砲及其他配備，另有價值二萬一千七百萬元的作戰物資，撥交史迪威中將，轉交中國，其中主要供應品為軍需物品，價值約一萬三千五百萬元，坦克及其他車輛計六千三百萬元，其他各種配備計二千五百萬元。運往該戰區的租借物資，對戰事各方面，均甚重要。英印空軍與緬甸之戰中使用的飛機、用以改進印度海港楞泰交通運輸及為中印建築鐵道的器械、移交中印軍火工業及美國軍需工廠所需原料的工業設備，均在供應之列。

衡陽城郊繼續戰鬥

大批盟機轟炸長沙

爲平息人民憤懼

敵酋東條辭參謀總長  
由侵華元兇梅津繼任

同時更換陸軍航空司令等

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：繼更換海相之後，日寇又在陸軍方面實行大更動。據東京昨日廣播：東條已辭去陸軍參謀總長一職，而由梅津美治郎大將繼任。東條是在今年二月間兼任參謀總長的，當時日寇曾譽此舉為史無前例的「軍政一體」。然當幾何時，日寇在太平洋上連吃敗仗，內務線已幾突破，這逼得東條不得不

澳總理寇丁說

英强大部隊將調來遠東

荷屬東印度海面

盟機重創敵航綫

新華社華盛頓二十日電：西南太平洋洋訊：廣大的荷屬東印度海面，已震蕩於盟軍機翼之下。本月十七日，盟軍襲擊荷屬新幾內亞以西及西北的北本航綫，至少曾擊沉或擊傷日本船隻五艘，當時有運輸輪一艘、日方般有人員及貨倉品的一千五百噸運輸輪一艘，發生爆炸，沉沒於麻六甲群島中哈爾馬里拉島南方。又有向南行駛的七千噸輪船一艘，在險被命中，卒亦受傷。同區內又有滿載貨物的平底船四艘，又小船一艘被炸沉沒。四千噸的商船（運輸輪）及鐵船一艘，在東印度羣島中佛羅里島外被炸受重創，並着火燃燒。



# 英美等國報章雜誌 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(十)

國際輿論之十

## 中國內部的危機

V. 費爾特作

(原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日「新華報」雜誌)

幾天以前，紐約方面得到了孫夫人的一個電報，說有四卡車藥品，經長江運到，終於經過對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軍事與經濟的封鎖，得到西北。在抗日戰爭的幾年裡，中國共產黨從這個區域，有效地牽制了侵略者半數以上的兵力，奪取敵人供應品，破壞敵人交通，並組織了廣大的鄉村以進行最大的抵抗。由於在中國唯一合法的政黨——同時也就等於是政府的——國民黨內頑固派與失敗主義者的影響，從來沒有一粒丸藥、一葉藥膏或一枝槍，被允許到達英雄的游擊隊。

細讀孫夫人的電文，更證實了從其他來源所得到的中國內部情況，雖然危險的印象是對的。她的電報上說：「我們要記住，向民主前進，正如游擊隊一樣，不是口頭說說可以得會的，而一定要進入水裡去才行。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，提供了另一尺度，誰是全力與侵略者作戰，誰對民主主義有貢獻。美國的盟國們，可以用一切真正抗日的份子以同等援助，來幫助中國的民主政治。」

這些字句，不是偶然的。今天在中國，有些人對民主的貢獻只有兩條：這些人不在真正的打日本。比這更壞的，有些重要份子，包括某些在政府與國民黨內最高位的人們在內，以其大部份時間，專心致力於煽起分裂和內戰。中國剛才渡過了一個嚴重的危機，內戰是僅僅地避免了，但是內戰的原因並未消除。同盟國四強之一，由於內部的不團結，而削弱到極危險的地步了。

人們希望最近出版的蔣委員長言論集(抗戰與建國，一九三七年——一九四三年在中國六年戰爭的言論，羅斯福局出版)，將澄清中國內部的團結問題，因為在遠東舞台上，沒有一個問題比這更為重要，在同盟國所遭遇的一切困難中，也少有可與它相比的重要問題。遺憾的是這本書所透露的，比普通經過重慶的檢查與宣傳的透露的多不了什麼，在涉及團結的問題上的幾段話中，除了戰爭初期的一二篇例外，其特點是對於左翼的謾罵。蔣介石不願於孫夫人，不願於領袖交給真正代表中國的利益進步勢力，來完成他擊敗日本侵略者的願望。但無論如何，他的戰爭演講的出版，配合其他手頭的文件，給我們考察中國內部的團結問題，提供了一點頭緒。

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後半，是國民黨共產黨以及中國其他黨派的團結的高峯，一九三八年秋，民主的勢力有如此之壯大，引起國民黨反動派人物發動了一個致命的反攻。一九三九年初，這批失敗主義者在使國內團結遭受嚴重

的破壞上，是極其地有成就的。一切愛國黨派都感到極大的壓力，使政權回到國民黨主方向來，但是國民黨的黨務機關和特務的反動集團的統治，却使這種嘗試歸於失敗。閉關的進步份子，充其量只能使情況穩定於極低的水平上。當一九四一年正月新四軍事變，國民黨的軍隊，殘酷地屠殺了一部份在華中的共產黨領袖之下的優秀的隊伍時，團結已降落到最低點。

一九三九年初，國民黨五中全會的開幕詞，蔣委員長提出警告說：「諸位同志，更應該使全國同胞明瞭，我們今天務必以宋明史為前車之鑑，要知宋明滅亡的滅亡，並不是外族有何優勢的力量，而完全由於當時政府少數將吏以及社會上流意志精神的動搖與怯懦。」在蔣的言論中，唯一的一次，想指明少數動搖怯懦的什麼人。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國民黨參政會的開幕詞裏，「一般社會除少數……愛國人士以外，多係游手好閒，過其平時生活，至商界則更利用非常時期，販賣私貨，囤積居奇，不惜禍國殃民，乞取暴利……妨礙戰時法令與經濟政策的徹底實施。」

可惜，這幾句話，並不能代表蔣委員長對內部團結問題一貫的看法，其典型的偏向，是對於國民黨內不論是進步的或反動的力量，都加以袒護，而歸咎於共產黨。因為這後一種觀點，在美國報紙上有廣泛的宣傳，不僅共產黨的地位被漠視，一切非國民黨的黨派和國民黨的一部份，也被漠視，所以必須加以辯明。

將在一個月前，對國民黨高級人員的演說，是他嚴厲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偉大軍隊的典型方法，「如果共產黨果能真正切實地，言行相符，則中央可視其尚有救忠抗戰之誠意，自當加重愛護，俾得共同努力，完成抗戰建國之大業。」

這些話，和蔣委員長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二次參政會上所說的，幾乎是一樣的。他所指共產黨破壞了，更從而證實共產黨所不忠實遵守的究竟是什麼？據他說，就是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宣言所表示的(一)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；(二)放棄反對國民黨的內戰；(三)取消蘇維埃政府，以形成統一；(四)取消紅軍，改組紅軍為國民革命軍，直屬國民政府之軍事委員會。共產黨是否答應了這些諾言呢？是否遵守了呢？第一個問題的答案，可以從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的中共領袖的言論中找到的。我們必須記得，早在九月三十八日，中國共產黨已經號召過一切抗日力量的團結，當時由於蔣委員長之下的南京政府，對侵略者的緩靖政策，還看不到把政府也包圍在抗日陣綫裡的可能。但不到一年後，一九三六年春，中共領袖毛澤東已直接要求蔣委員長，與共產黨及一切愛國力量聯合，組成鞏固的反侵略者的民族陣綫。為團結而鬥爭的第二個里程碑，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，共產黨之營救被綁的蔣委員長，打開了使和共產黨代表直接談判之路，標誌了合作的開始。這一合作，在一九三七年得到了很快的進步。

根據這一時期公佈的記載來看，無疑地，共產黨自動提議在基本上改變其政策，同時，並號召中國政府，採取團結所必需的步驟。一九三七年十月，毛澤東在延安答記者

訪問時，對於時局作了下面的總結：「共產黨的進步，是為要與國民黨合作，以完成「民族統一戰綫」。讓步的成立，在國民黨必須實行下列三項主要條件：(一)為中華民族求解放，要進行抗日戰爭；(二)實現一種民主制的中國共和政府；(三)改善人民生活。」

在這種瞭解之下，共產黨有了各種讓步，譬如改組紅軍的番號為國民革命軍，直屬南京軍事委員會，在中華民國境內取消蘇維埃名稱，而改為「特區」；停止反對國民黨的暴動政策和取消沒收土地政策。這些都是為肅清中國兩大政黨的敵對行為而作的。另一方面，國民黨也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，同時，在八路軍和「特區」內，共產黨保留了他自己的獨立的領導地位。在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，共產黨已一一執行了團結的四個條件，這四條，是國民黨頭一年二月的中央全會上所宣佈的關於紅軍的改組，共產黨和國民黨長期談判後的瞭解，是完全清楚的。毛澤東和朱德把這四點意見，告訴給在一九三七年七月間到延安訪問的四位美國人，後來由其中之一畢生把它寫在他的「日本在中國」一書裏。

「在七月，紅軍也將直屬南京的中央軍事指揮，它的名稱，大概將要改為「國民革命軍」。它的三個師，順着國民黨的數目編號，南京方面不派指揮員去，該軍仍由他自己的領導人擔任軍事。他們在蔣介石為委員會長的軍事委員會的指揮下作戰。」必須注意，蔣在一九三七年九月發表宣言時，是知道了條件的履行，及其已經實現了的具體方式的。他說：「此次中共發表之宣言，即為民族團結勝過一切之例証，宣言中所提諸項，如放棄蘇維埃政策與赤化宣傳，取消蘇維埃與紅軍，皆為集中力量，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。」

很明顯的，蔣委員長對共產黨所採取的步驟，是滿意的。後來幾個月(實際一直到一九三八年)的事實，都証明了當時在國民黨中佔主導地位的分部，對於正在進行建立與共產黨合作的基礎這回事，是滿意的。因為就在那時候，政府自身採取了一些走向民主化的步驟：內戰停止了，開闢了大批政治犯，有了相對的集會與言論的自由，而且在某種程度上，還發給新編的八路軍軍餉與彈藥。我清楚的指出這些事實，來證明一九三七年秋以及後來一九三八年，八九個月，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言行，處處都表示對於共產黨所要求的團結的綱領的滿意。換句話說，這一時間的記載，証明了國民黨的反動派與蔣委員長，後來宣稱共產黨從來沒有實踐過諾言的立場，是如何的虛偽。

今天，在六年後，我們有充分的證據，以證明共產黨對於他們的團結的綱領，是信守不渝的。在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「美亞雜誌」上，P.J. 費列列舉了幾個訪問過中國西北的人們，他們把共產黨的工作和政策，給我們以親眼目睹的記載。因為每一個觀察者，都說到共產黨言行的一致，其名單是值得重複一遍的，其中包括：長老會傳教士及教師張從龍，燕京大學物理系主任班威廉，戰鬥法國海軍少校，前法國駐陽關領事武樂文，花旗銀行北平分行經理霍爾，荷蘭籍工程師布郎斯，燕京大學經濟系教授林邁可，和卡爾遜少校——他現在美海軍服役，由於梅金島及瓜島之英勇戰鬥得了勳章的。這幾個人，無一例外，都證明共產黨對抗戰與團結的忠實。

可是，另一方面的背景又是怎樣呢？國民黨實踐他的條件沒有呢？這當然是民族團結的條件與國民黨實踐其諾言的程度，正如共產黨的情形一樣，是有案可查的。我已經引用了毛澤東的話，來指出國民黨方面如要負起對民族團結的責任所應該採取的政策。共產黨同意把紅軍改編為在委員長最高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，在政府方面，其責任為供給前線共產黨軍隊以軍火、彈藥、軍餉及藥品。在最初，曾經交付過一些供應品和軍餉；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，對西北的經濟封鎖是開放了。隨着在一九三九年反動份子的進攻，國民黨的接濟是停止了，不但從此再沒有接濟，而且經濟封鎖又重新加上了。國民黨以七八十萬裝備精良的部隊，駐在「特區」邊上，以保證封鎖之有效，並阻撓游擊隊順利地來朝口。在民族團結的這一點上，國民黨所擔任的，就是如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的談判中的第二個與此有關的提議，是立即召開由各軍事派代表參加的國防會議，以討論當前民族的緊急軍事問題，制定抗戰的戰略。當時，國民黨表示召開這樣會議的時機尚未成熟，他們此後從未舉行過這樣的會議，而且也沒有設立過任何與此有絲毫相似代替提議的會議。恰恰相反，國民黨對於與共產黨共同作戰，自一九三九年來，明顯採取觀望態度。不止如此，有不止少數，最厲害的是一九四一年初襲擊新四軍，殺害其領導人及士兵。國民黨是有意地挑起內戰。在解散蘇維埃式的政府以促成國內統一的這一條上，國民黨所實踐的就是如此。

政治上，共產黨同意取消蘇維埃政府，以西北為隸屬於國民政府之下的「特區」，他們還開始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愛國的資產階級份子積極參加的政府。自然，作為各階級當作團結的先決條件，國民黨有使政治民主化的義務。這就必須召開國民大會，來制憲法，並迅速採取一種徹底的社會及經濟的改良，以實現持久抗戰與及時的軍事反攻。

事實究竟如何呢？國民黨會宣佈，要在「一九三七年十月召開國民大會，制定新憲法，迫於戰爭，國民黨允許將會期延遲到下一年。這會議至今從未開過，而且在今天，憲政離國民黨計劃之遠，還甚於一九三七年夏。一個月前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佈，不到戰後一年，不能召開國民大會。當大部份美國報紙都正讚許此舉，認為是前進了一步之際，從已往的記載的客觀考察，則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這不過是國民黨無限制的延遲中國民主政治的一種手段罷了。孫夫人電文上說：「向民主前進，正如游擊隊一樣，不是口頭說說可以學得會的，而一定要進入水裡去才行。」

一九三七年七月，日本的大規模軍事襲擊後不久，正在內部關係改善的時期，國民政府在設立一個邀請國民黨以外的黨派參加的國防會議時，是向前進了一步。一年後，國民黨政會繼續代替了它，參政員的人數較前者增加了一些，各小黨派有代表。到了「一九三八年，當局更降低了對團結純粹建議性的地位，且減少非國民黨代表的名額之後，它之可能變為一個真正的全國的立法機關的前途是阻礙了。省和縣議會本來沒有全國參政會那麼民主的，則愈來愈趨從當地的國民黨組織。(未完待續)